

希古右文，護持典籍：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的蒐藏、整理與利用

顧力仁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審

一、縣延不絕的歷史長河

民國九十三年，國家圖書館所編印的「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一書榮獲當年政府出版品的優獎，這部書包含 400 多幀臺灣原住民老明信片，這 400 多幀不過是館藏萬餘張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老明信片的一部份而已。祇就原住民這個主題來說，這批色彩鮮艷依舊的老明信片為當時原住民在狩獵、農耕、建築、服飾、飲宴、舞蹈等各方面留下一手史料。主編這本百年前臺灣原住民圖像的圖書館學專家陳宗仁博士指出：「這些是我們先人僅存的珍貴圖像，也是當代人重構自身族群記憶的依據。」（註 1）

除了老明信片之外，國家圖書館還藏有 2,000 餘幅臺灣古書契，老明信片及古書契是國家圖書館近年來蒐購在地特殊藏品的著例，透過圖像以及書契，當可顯示不同族群在這片土地的過往生活，讓歷史記憶重新活現。

國家圖書館保存的珍貴文獻就像一條縣延不絕的歷史長河，可以尋溯紙文明以前的漢簡木牘，也可以探頤紙文明以後的唐代經卷、宋刊元槧以及數量豐碩的明清印本……；此外，從鐘鼎刻石摹拓下來的歷代拓片，由版刻精印或加填繪色的各地年畫，也都在引領使用者瞭解國故，並啟迪新知。

國家圖書館雖然擁有宋金元善本近 500 部，但並不單單以此誇世，而是以所藏的 6,000 多部的明版書以及明清稿本和批校本古籍更為海內外學界所推重。以下選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是

館藏明刻《國朝獻徵錄》，獻徵錄為明焦竑所編，保存許多明代人物的一手資料，萬斯同曾經參考過獻徵錄來修明史，所以這部古籍向為研治明史的學者所重視，而且這部書在明朝祇刻板一次，清乾隆時列為禁書，存世極罕，抗戰前北平圖書館曾以重價購得一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有缺頁。中央研究院前院士黃彰健先生曾經為臺灣所存的珍貴重要明代史籍擬過一個選印書目，他說：「清以前的書，每朝只預備選印一部，那（明代）就影印獻徵錄好了。」（註 2）第二個例子是館藏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圖 1）趙烈文是清中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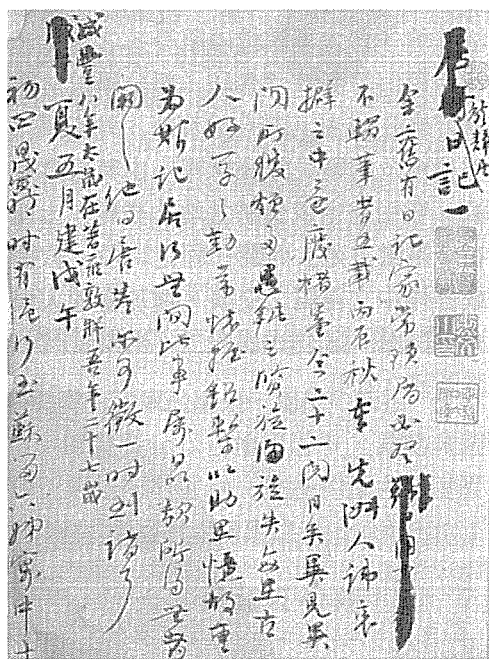


圖 1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臣曾國藩在事業高峰的主要幕賓，曾趙二人過從甚密，趙氏日記全稿五十四冊，自咸豐八年至光緒十五年。近代史權威吳相湘先生認為「能靜居日記」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珍貴史料，其價值包括：記載曾國藩公私生活言行、保存曾、趙二人對宮廷人物及其舉措的言論、提供湘軍克復南京情形最重要史料、保存極多有關太平軍行動的資料。(註3)

二、匯群流而歸大海

國家圖書館所收特殊藏品有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漢簡木牘、土地文書及民俗版畫、版片印模……等，(圖2)種類多且數量豐，但並非一時



圖2 國家圖書館典藏特殊藏品

一地所購儲，而是經年累月留心訪查所得。本館七十餘年來隨政府歷經戰火播遷，仍不懈於蒐存國家重要珍籍文獻之職志，其間陸續入藏的大宗藏品有：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善本古籍，戰後接收敵偽組織藏書，遷臺後購入私人藏書、年畫、古書契、老明信片並代管東北大學古籍，又接受嚴靈峰、王化民、袁孝俊、葉學哲、齊如山和行政院、交通部、外交部、國防部等公私捐贈，誠如前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為本館所題寫的楹聯：「文化五千年，匯群流而歸大海；圖史十萬軸，開寶藏以利後人。」這兩句話將國家圖書館蒐求文獻，護右斯文的歷史文化使命說的清楚而明白。

逾半世紀來前賢先進蒐求護持這些藏品，歷盡艱辛，其中以抗戰時在淪陷區搜購古籍最是驚

險，特藏組前主任，也是研治圖書史的學者蘇精教授稱：「這次冒險曲折的行動，是我國現代規模最大的一次搜藏圖書之舉，而且是在戰爭動亂中為之，這些古籍固然得之不易，而政府傳承文化的意義亦更為不凡。」(註4)

民國29年初到30年底之間，抗戰方酣，江南諸藏書家紛紛將舊藏求售，日方、偽滿及海外各方多聞風而來，想要席捲，本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運用英國退還中國庚子賠款基金的補助，將原計畫興建新館的建築費，移作搶救淪陷區散出古籍。當時為避敵偽耳目，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參與者甚至易換名姓來連繫，最後數萬冊可能散亡的善本古籍幸歸國家所有。

蘇精先生曾撰「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稱這次搜購行動最大的收獲要屬將劉承幹「嘉業堂」和張氏「適園」兩家藏書精華悉數購入，當時以國幣25萬5,000元買進嘉業堂藏明刊本1,200餘部、抄校本30餘部。(註5) 浸至後來，以這批明刊、抄校為主的明代史料終成為國際漢學界最重視的研究資源之一。

冒性命之危，在敵偽鐵騎下搶購善本古籍固難，而面對諸多珍槧罕籍要如何加以甄別去取誠也不易，「文獻保存同志會」當時選書諸君確有卓識，從同志會的工作報告可知：「國家圖書館之收藏，與普通圖書館之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于此。」(註6)

三、南京、重慶到臺北

目前館藏珍貴藏品，包括上文所說的「國寶」級古物在內，都分門別類妥放在精工製作的檜木櫃內，並且井然有序的矗列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內，同時擁有高規格的照顧，恆溫恆溼、防盜防火……種種設備，不一而足，這些今日被妥善存護在庫房內的珍罕文獻很難想像它們曾歷經百劫。民國26年，中日戰起，本館攜重要圖書溯江入四川，一時未及移運的版片數千塊，不幸全燬於戰火；民國29年，在上海搶購到的部份善本古

籍陸續空運到重慶，惟在香港所購以及部份由上海郵寄到港擬轉運到後方的善本被劫運到日本；民國34年，勝利復員後，本館遷返南京，匯集原藏、新購，再加上接收敵偽、日本歸還各種來源的古籍文獻，精善美富，盛極一時；安定才不過三年，本館又隨政府渡臺，由基隆上岸，初存臺中糖廠倉庫，又移霧峰北溝庫房，再北遷臺北南海路舊館；民國75年，中山南路新館落成，國之重寶悉數遷入現在設備完善、安全無虞的善本書庫。

網羅散佚，蒐購古籍誠非易事，然而典藏維護的重要不但不在前者之下，甚至過之，曾在本館特藏組服務超過20年的前主任盧錦堂博士認為像本館這般大量蒐藏善本書，委實不容易，因此有關善本書的維護，必須特別謹慎。他曾描繪這批國家珍善文獻如何地被圖書館妥為維護，「古籍入藏善本書庫前，固要經過燻蒸殺蟲，入庫後，則置於材料具防蛀功能的木櫃內，裡面且安放天然樟腦。館藏舊籍原先或外附函套，但後來顧及臺灣氣候潮濕，函套容易霉爛，便逐步改採護書木夾板。善本書庫中全日保持恆溫恆濕，防盜、防火等安全設施亦相當完善。至於古籍在入藏本館前或已破損，或遭蟲蛀，則有專人修復。」（註7）

上文所說「具防蛀功能的木櫃」，在本館四樓特藏組閱覽室陳列了二座樣品櫃，每座略比人高，寬逾二肘，深有一肘，每座五層，可存古籍約300冊。全座書櫃皆由臺灣最珍貴的紅檜精工製成，紅檜是臺灣特有的檜木樹種，主要長於海拔1,500至2,500公尺的降雨區，區內一年中有二百多天細雨朦朧，讓檜木飽含水份，肌理均勻。成熟的紅檜需百年長成，色澤明亮，可抗菌防腐，是高級木材。本館訂製各式檜木櫃600餘座來存放珍貴文獻，右圖所見檜木書櫃專置善本古籍，書櫃正面有兩扇門片，除門扇以銅製鉸鍊鎖上外，通櫃皆以木樺接合，書櫃上方有三層除塵網，書櫃下方有滾輪，方便移動。（圖3）

古籍修復是一項傳統手藝，需要專人持續去作，也需要由傳統中研究創新。修復被譽為古籍美容，巧手精工修復的古籍直讓人嘆為觀止。館藏有一部館藏宋刻宋印的善本，曾受火劫，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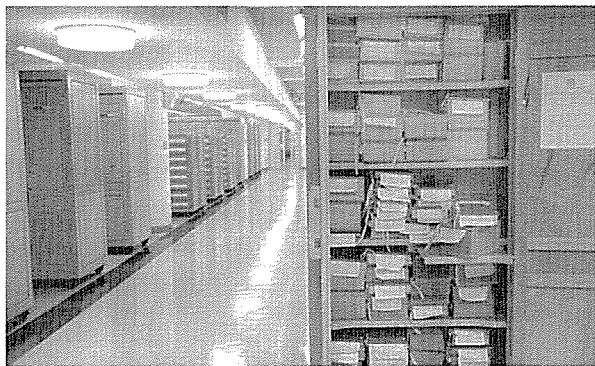


圖3 檜木善本書櫃

周邊焚去，經過修復後的頁面極其細緻，堪稱「天衣無縫」。過去本館專司古籍修復的呂起森先生，從事修復工作20餘年，館藏善本經他之手重裱裝訂的約有20多萬葉，3萬冊許。呂師傅重拾古書面貌，延續古籍生命，過去被媒體認為是臺灣各行業中一百位有成就的專業人士之一。目前，在本館特藏組的裱褙室，仍有手藝精純，經驗豐富的師傅不間斷地繼續這件為文獻補苴延生的要緊工作。（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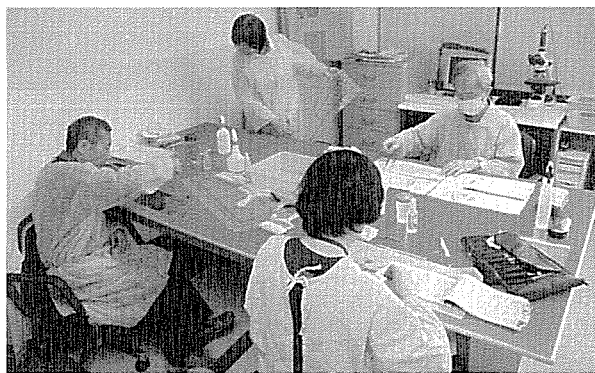


圖4 裱褙志工團隊

四、搭起「藏」與「用」之間的橋梁

藏書的目的在「傳布」，而不是「秘惜」，前人早有明訓。所以將藏品化身千百、提供利用，是圖書館廣傳知識最重要的途徑。早在抗戰前後，本館就曾選印「玄覽堂叢書」初、續二輯，內容都是戰時在淪陷區蒐購而來的罕見明代史料，包

括皇（明）朝馬政記、昭代王章、總督四鎮奏議、工部廠庫須知、龍江船廠志……等五十餘種。遷臺後，本館也曾選印「館藏善本叢刊」，精擇東都事略、箋註陶淵明集等善本，景印刊行，頗獲學界重視；（圖5）此外，又與坊間合作，提選館藏中明清所著未刊的祕笈，編印「明清未刊稿彙編」，而其他應出版社申請，提供底本借印出版，所在多有，館藏孤本得以化身千百，遍佈海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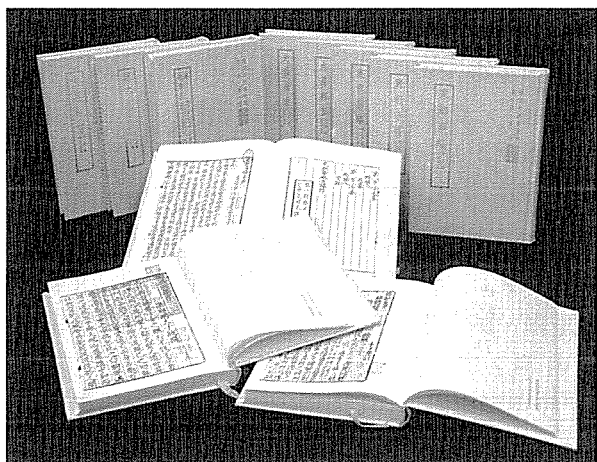


圖5 國家圖書館館藏善本叢刊

除了複製流傳以外，本館還以輯印目錄、舉辦展覽和編製工具書等種種不同的方式，在古籍文獻的「藏」與「用」之間搭起一座便利的橋梁。多年來，先後編有十餘種藏品目錄，陸續舉辦近百次規模大小不等的展覽，並且編製數十種工具書，深獲各界好評。以本館於民國73年所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為例，雖有哈佛燕京學社「八十九種明代傳記引得」早於前，但本館以館藏千餘種明代文集及其他史傳典籍為基礎，由特藏組前主任昌彼得教授擔任主編，增輯補纂，並且各附小傳，完成該索引，計收明代人物5千餘位。該索引行世已有30多年，至今仍是查檢這個領域的重要工具書。

二十世紀以來，圖書館經營方式迭有改變，而所收藏的古籍文獻等特殊藏品，在保存整理及提供利用，也經歷多次革命，首先是文獻的「縮

微化」，其次是書目的「自動化」，再者是目前方興未艾的「典藏數位化」。館藏善本早在60年代就拍成縮微捲片，當時花了五年時間將一萬多部善本圖書悉數拍完，讀者可操作閱讀機並自行複印，不但存護原件，更有助於資源的傳佈。70年代起本館又將善本圖書依據國際通用的機讀格式逐筆存儲在資料庫內，並透過系統及網路，提供外界查尋，可供電腦辨識並查尋的館藏善本目錄不但將善本圖書的各種書目訊息鉅細靡遺揭示出來，並且可參合比較，提供版本研究及學術分析。奠立在影像及書目紀錄的基礎上，典藏數位化更向前推進一步，目前已有逾300萬幅古籍數位影像、2萬多筆詮釋資料（Metadata），以及超過2千5百萬字全文數據建置在資料庫內，並可透過簡單的查詢介面，提供檢索；此外，本館更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等收藏中國善本古籍機構合作進行善本古籍數位合作計畫，這一項豐富的數位資產是網路上的重要文化資源。（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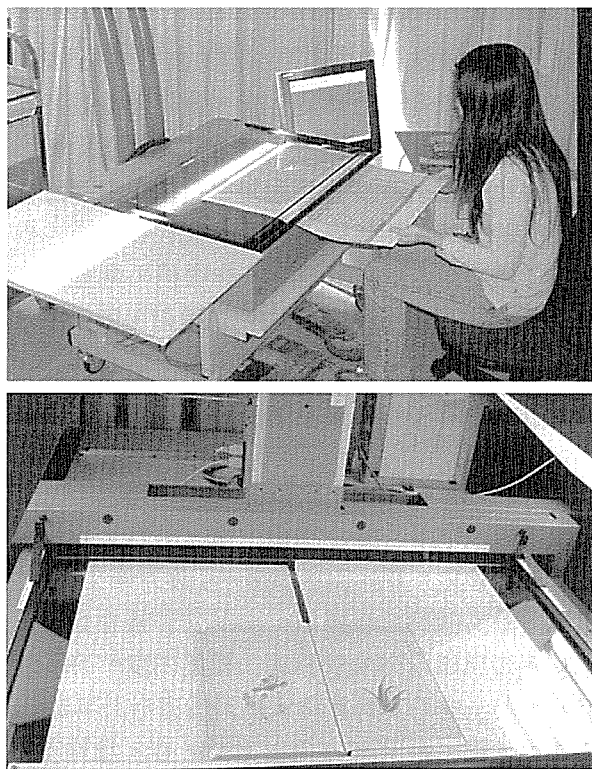


圖6 館藏古籍數位化



五、典籍文化歷久而常新

書和人是圖書館兩大礎石，書是藏品，人是讀者，圖書館既須重視書藏的建設，也須瞭解符合時代的讀者需求，才能與時俱進，所以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是一份書緣。60餘年前精槧善本未隨戰亂灰飛，而歸我館，其後本館藉諸書目、索引、複製、微縮……等等輔助工具及載體的傳佈，將珍罕典籍所儲存的知識傳佈宇內，卒成國際漢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現今又隨著數位建設工作的勃興，而躍登為網路的重要文化資源之一。時代的腳步在不斷遞移、載體的外形會不斷改變，但古今典籍所蘊含的文化歷久而常新。

註釋：

1. 陳宗仁，〈影像中的台灣原住民〉，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陳宗仁主編，《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台北市：國家圖書館，民92），上冊，頁13。

2. 以上所述獻徵錄見黃彰建，〈國朝獻徵錄影印本序〉，載於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54），冊一卷前，頁1-7。
3. 吳相湘，〈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的史料價值〉，載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53），冊一卷前，頁1-22。
4. 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載於《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72），頁223。
5. 同上註，頁230。
6. 鄭振鐸，〈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載於〈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6卷1期（72年4月），頁83。
7. 盧錦堂，〈從糖廠倉庫到網際網路：國家圖書館古籍整理之回顧與前瞻〉，《國家圖書館館訊》85年2期（85年8月），頁18。